



心香一瓣



诗语

霜降

秀健

从前的马灯

(外一首)

樊德林

灯盏里盛满了旧时光。那些明亮的碎片,以光的形式重返多年后的回望
那年五月,我们望着夜空中月亮古铜色的脸庞,想象着窝窝头诱人的香
粮缸已经见底,麦收尚需时日母亲外出借粮,捐回来了满袋子的空。她掸掸身上的尘默默煮起了野菜汤
灯光暗淡。母亲用两行泪光慰藉着全家人的饥肠
许多年过去了,那些艰涩灰暗的日子,逐渐变得明朗
唯一让人揪心的是
母亲丛生的白发,比秋风更先抵达我们的战栗
现在,我终于承认,已经老去的母亲,和马灯一样有了无限的寂寥和苍茫

岁月走到了深秋,忽如一夜秋风来,千树万树黄花开。漫步于昨日还生机盎然而今却残烛将息的大树下,不时有秋叶如蝶儿般自由,潇洒而悠闲地飘落。

霜降,是秋日里最后一个节气。无法想象,倘若没有霜降,丰收的秋和圣洁的冬该怎样握手?

古人谓霜降有三候:“一候豺乃祭兽,二候草木黄落,三候蛰虫咸俯。”霜降过后,豺狼将捕获的猎物先陈列后再食用,树叶开始枯黄坠落,蛰虫也缩在洞中不动不食,进入冬眠状态。

儿时对于霜降的记忆是那绵软甘甜的“软枣”,原本青涩的“软枣”过了霜降,就会变得软甜,让人们尤其是孩童百吃不厌,只是“软枣”貌似和柿子同属一科,吃多了不易消化。霜降过后的“美味”还有那些被农人遗忘在地里的红薯,它们经过霜降后尤其适合直接生吃,红薯里的糖分好像也被霜冻出来了。

霜降以后的日子里,树叶有的变黄,有的变红,有的枯萎飘落大地。田野里的庄稼几乎收获殆尽,大地显露出它的本色,乍看来似乎有些凄凉。

农人们在广阔的大地上忙碌着,忙着趁季节播种小麦。有俗语说:寒露到霜降,种麦莫慌张。将一粒粒饱满的小麦种子播撒到犁耙得松软肥沃的耕地里,也就等于把他们的希望播种在大地上,忙碌了一年的农人们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歇上一个冬天,静等皑皑白雪给小麦盖上一层

厚厚的棉被,期待来年麦收时节的丰收。一切都似乎在不经意间告别了秋,飘然与冬相拥了。心情也一如眼前这片片落叶,满怀对深秋的眷恋和对冬日的向往。

“秋雨甚绵,朝朝暮暮,凄凄霏霏。”时令到了霜降,秋的颜色已是有些浓重了。遥望旷野,寒秋意郁,鸟鸣不闻,也许在一夜间,就千里霜叶飘零了。

霜降,亦是一年之中最美的季节。漫步于旷野,远处层层叠叠的山林显出不同层次的色彩。经历风霜后的林木,是那样庄重、深沉和含蓄,甚至每一片树叶,都显得成熟而优雅。

蓦然回首间,人生已到知天命之年,年复一年,一个霜降叠着一个霜降,不经意间,岁月已被霜染成银色。

霜降,“露凝而白”。随着霜降的来临,气温亦由凉爽转寒冷。季节的变换让心情由动入静,由快乐惬意转而缠绵忧郁,是情绪使然?抑或是时节而至?

一场秋雨一场寒,深秋初冬紧相连;一花一叶一菩提,一笔一墨说心语。阵阵秋风细雨,穿过初冬的指尖,落成微凉颼颼;点点初冬霜花,飞越深秋的寒夜,染白了岁月悠悠,留住晚秋的醉,迎来初冬的美。

霜降是一个内敛而深沉的节气,也是一个哲学与诗歌的节令。虽然秋风扫尽落叶,虽然秋霜肃杀百花,经霜的红叶却更加红艳,迎霜的菊花傲然绽放。哲人在思索,诗人在沉吟。③5



乡情悠悠

农家蔬菜瓜果鲜

刘文方

中年以后,见到喜鹊的机会越来越少。它们在我日渐加深的皱纹里,隐藏起自己过于锋利的眼神
我的生活有些潦草,走过的路比孩子的涂鸦更没有章法
我用体内的山川河流与别人交换卑微和孤独
日出与日落更迭,说着我无法拒绝的秘密。我的灵魂,常常在肉身里迷失。许多事物正在临摹人类的处世哲学
黄昏中,我一次次打开心门接纳过多不加修饰的悲伤
我的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他们走入暮年的风雪成为安静的一部分
那些偶尔来访的喜鹊用羽毛,将这个黑与白的世界,完整地缝合

夏秋季节,豫西方城县拐河镇正是农家瓜果蔬菜“喷火”(多产、丰收)之时。虽然小镇上有四五个大超市,物品齐全,但我却时常陶醉在农家蔬菜瓜果摊儿上,若再走进各种瓜果园、农家小菜园,那感觉怎一个美字了得。

农家蔬菜瓜果是小镇一景。或早或晚,街头巷尾,架子车、三轮车上,水灵灵、绿油油、红彤彤、脆生生、鲜嫩水灵、清爽可口的蔬菜瓜果,带着露珠,沾着泥土,清新自然,素面朝天,青绿红黄白紫五颜六色,有的整齐摆放,有的杂乱相拥,在亲切的叫卖声中,点缀渲染出小镇的生生不息。

农家蔬菜瓜果鲜。桃子鲜美多汁,辣椒青翠欲滴,韭菜碧绿生青……血桃红彤彤,咬一口,瓤儿血丝般红,离核,可用手掏开,口感绵软香甜。白桃粉面含羞,咬一口红尖儿,甜丝丝透到心里。葡萄青紫相间,黄灿灿的杏儿又面又甜。青中透红、红中泛青的苹果酸甜清脆,还有香甜可口的小甜瓜,油光发亮的沙瓤西瓜,绿小葱,长豆角,弯黄瓜,青红相交的番茄,绿莹莹肉乎乎的鲜丝瓜,青皮儿嫩茄瓜,黄白老倭瓜,各种青菜,带泥土的新土豆,带青苞的玉米棒子,带萝卜缨的大萝卜,包头大白菜……

农家蔬菜瓜果是真实自然的味道。逛逛,看看,瞧瞧,买个放心,买个实在。本地瓜果本地菜,不打农药自然成熟。卖蔬菜瓜果的大叔大婶儿,有的拿着带秤锤的老秤,有的带个电子秤,还有的贴上个二维码。秤头翘,脸带笑,有时连卖带送。每次逛小摊儿,总会买些什么回来。大西瓜洗净了,刀一碰,嘎嘣一声就裂开了口子,味甜,瓤鲜,能吃出最原始的西瓜味儿。小甜瓜,瓜农们施了用芝麻油拌过的黄豆饼、芝麻饼,香脆甜,洗净了拿一个,吃苹果似的随活儿(方便)。弯弯的黄瓜长满了刺儿,洗净了咬一口,脆生生的,爽口!

地锅土灶,烧出农家菜的诗情画意。把农家蔬菜买回洗干净了,放上最简单的调料和盐,烧制成纯天然绿色菜肴。最好是用地锅去炒,准备好硬柴,火旺,锅热,炒出的菜原汁原味。再起一个自己中意的菜名,那感觉,真好!

把新土豆去皮洗净了,切成细丝,泡在清水里四五分钟,切好青椒丝、红椒丝,倒油入锅,把土豆丝、青红椒丝倒

进去,放上醋、盐、少许白糖,加上两三个花椒,快速翻炒一分多钟,浇上芝麻油出锅入盘。脆、香、咸、酸、辣、甜,白、青、红相间,起名叫“红尘情丝”,亦可叫“青红皂白”。

弯黄瓜三五根,洗净切段儿,一半儿用刀拍开,另一半儿削皮,切成约三横指长,再切片儿装盆,放入青葱丝、荆芥和油盐酱醋,带皮的黄瓜堆成了树木丛生的青山,削皮的黄瓜片儿堆成了绕在山下的白水,葱丝儿和荆芥成了水边草。我叫它“水绕青山”。

青茄子、红番茄,一起炒成菜后,茄子翠绿,番茄鲜红,似一朵红花盛开在绿叶中,我叫它“红肥绿瘦”。绿蒜薹、长豆角,做成菜后,我叫它“青春滋味”。青葡萄、紫葡萄、西瓜块儿拼成的果盘儿,我叫它“明眸善睐伊人羞”。

长得自然熟的番茄,用利刀削了皮,剥成泥,炒成汁,加上农家菜园的小白菜、青油菜,再配上仨俩鸡蛋碎儿,做成汤,青色、红色、白色相间,味道自然纯正,我叫它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。大白菜洗净晾干切丝儿,配上农家小水塘里的三两段莲藕,滚水焯两分钟,加上姜丝、葱丝、油盐酱醋芝麻油,我叫它“莲遇百财”(莲与白菜)……

打理一块小菜园,为心灵开辟另一个时空。园子不大,约二十平方米。刨地,松土,除草,施肥,种上青菜、小葱、辣椒、豆角、番茄、土豆、白菜、萝卜等时令菜。搭架子,打叉枝,剔菜苗,小菜园内,各种菜立体交叉、纵横交错,闹吵吵的,像在一页页纸上涂鸦着分行的长短句,也像铺开一张信纸,给远方思念的人写满一张知心的话语。忙里偷闲,菜园里遛一遛,拔个草,活动活动筋骨,让满园翠绿轻轻抚摸干涩疲倦的双眼,让清新的泥土混合着汗水沾体涂足。此时,仿佛进入另一时空隧道,无烦,无忧,无悲。

逛小街蔬菜瓜果摊儿,鼓捣个小菜园,听乡音缭绕、俚言俗语,在生活的点滴中寻找一种朴素与宁静、安心与踏实,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寻找一份快乐与满足、恬淡与自然。③5

喜鹊

重阳(二首)

魏厚笃

九九重阳节,浓浓敬老情。
夕阳无限好,当颂万方宁。

登高赏霜菊,傲骨壮秋风。
化入乾坤处,中华自复兴。

